



新詩

只要 在我眸中
曾有你芬芳的夏日
在我心中
永存一首真摯的詩
那麼 就這樣憂傷以終老
也沒有什麼不好

我用一生寫這一封信
交與你帶給祖國——我的母親
我在那兒生長

曾度過燦爛的青春

——摘自李陵答蘇武書——

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，六十餘年來，文字創作領域之中，新詩一直是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項。但，最為人所詬病並不代表成長最小，進步最少。事實上，中國近一甲子的新詩始終以穩定持續的步伐向前邁進。擺在眼前的，今天的新詩絕對不同於最早的白話新詩，從嘗試集裡「胡適之體」的白話新詩起首，之後有以徐志摩為主寫格律詩的新月派，再之後，格律詩逐漸沒落，學法國的象徵詩取而代之為中國詩壇之主流，如李金髮、戴望舒等人。三十八年以降，現代詩在台灣生根，現代派發起人紀弦如是說：我們需要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，於是現代詩的論戰接二連三而起。激戰中產生了洛夫的晦澀，痲荪的雄渾，余光中的回歸傳統，愁予的古典浪漫；現代詩步入另一個里程。

就在浪子詩人紛紛回歸傳統，孝子詩人在百年迷霧中逐漸看清自己的這個時代，我們舉辦了這樣的一次新詩組徵文，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，收獲竟然可觀。總計共有三十六首參賽，水準如何姑且不論，至少同學參與的熱情令人感動。

統言之，前幾名的水準是很齊的，就第一名的李陵答蘇武書而言，題竹的選擇很突出，文字平穩，叶韻方面因太注重押韻，捨棄一些較好的用詞，最後一段亦屬多餘。至於獲獎二、三名的作品，在遣詞方面，皆有瑕疵，是為努力改進處。

以一個理工人的身分來寫詩、讀詩，別有一番境地與感受。從詩中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秩序，新的邏輯，唯有此種新邏輯觀才能使科學更上層樓。每一個交大人都該睜開眼，提起筆，好好認識詩的世界，希望此次徵文便是個開端。